

## 外婆

(外一首)

□周松万

小时候  
我扯着外婆的衣角  
脆亮的童音 玻璃一样  
随一阵风  
把地里的豆苗、红薯藤或者油菜花  
拨动得哗啦啦响  
她在地里劳作 手搭凉棚  
亮亮的阳光洒下来  
在地的一端  
有一座小山  
外婆经常带我去山上的老树下乘凉  
看见山顶飞过的小鸟  
外婆就露出有些松动的牙齿  
教我唱她儿时的歌  
有一天  
外婆累了 困了  
趴在地里睡着了  
我怎么唤她 她都不醒  
我说  
外婆,你看这里都长成一地荒草了

## 将军

我的卫生糖被抢走了  
还有我的玩具枪  
我去河边骑牛饮水  
晚风被我扯成一叶一叶  
落日像一面哗啦啦的旗帜  
覆盖了我单薄的身影  
若是你来了  
我要做一个纵马驰骋上阵杀敌的将军

## 与一窠芭蕉说话

□朱昕蕊

## (一)

与你相逢,于荒野、于墙篱、于南山南之山峦、于北湖北之水岸,于文人墨客的诗行画布。  
世间的炎凉,仿佛你从来不曾领略。  
你把所有的季节全部浓缩在三“木”一“日”里。  
你永持少女般叶叶春心,群芳躲在白雪的背后,不敢与你斗艳,只得追随你——绿出一片春意盎然!

## (二)

似乎再没有另一种树的叶,如你这般宽大,宽大到足以包容一个人的身心。  
你的叶,扇出了比风更大的风:燎原了火焰山的火,又熄灭了火焰山的火。抵御了一切狂风的、凛冽的风,自管自顾地摇曳生姿。  
你从来没有显摆地花枝招展引蜂蝶,你深谙:早花易早谢,好花难见好果。所以你不急不赶地开着细碎而静谧的花,甚至还刻意隐匿你低垂的累累硕果。

## (三)

“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你擎天的叶离最新的雨最近。  
无论是猝不及防的雨还是蓄谋已久的雨,你都坦荡敞开心扉迎接,权当是为自己洗净尘秽展滋润,点点滴滴到天明,终究没有展开你丁香般的愁绪示人……

## (四)

你脚边的沃土,埋葬了根须边枯坠的叶。无须踮起脚尖,伸手即可攀附到你向上蓬勃的青春。  
你叶片之间一声呼吸,相互间就有了深情相拥,这若有若无的声音,挤出我长久伫立的孤独。  
孤独,誓不与喧嚣聒噪为伴。

## (五)

此时的静,洗涤了我对前程的焦虑。  
有种迫切想成为画师的欲望。  
描下你坚强的叶茎以及横向撕裂的缝隙,一如刻画母亲皱纹的线条,我要尽可能的落笔稳一点,再准一点。  
在纸上,在指尖,瞧见永恒。  
豁然开怀:我已能自如地表达芭蕉的舒卷。

一窠芭蕉,写意了我的写意!



## 夏老师

□陈岳

毛伢子发蒙读书是一九五六年。记得开学那天,姐姐带毛伢子去报到,一年乙班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姓夏。办好手续后夏老师摸摸毛伢子的头,说:“从今天起就是小学生了,要守纪律,好好读书啊。”夏老师的手软软的、温温的,毛伢子一边点头一边认真看了夏老师一眼,夏老师好高,好好看,像妈妈初一、十五烧香跪拜的观音菩萨。

开学第三天,出了一件事,事后毛伢子才晓得是件“很犯纪律”的事。那天下午上了两节课,四点钟放学排路队回家,夏老师在校门口看着三个方向的路队走出百把米才转身进校门。往曹家坪去的这队十几个人走得很整齐。突然,排在队尾的龙德喊了声:“哎,洗澡去不?”那时柳城的小把戏把下河游泳一律称为“洗澡”。龙德一声“洗澡”恰如“散队令”,好端端的路队三秒钟就拆得七零八落。

毛伢子与龙德、四毛、假妹得、九福几位是从四五岁起就在河边、街头结伴游荡的“老伙计”了,一听叫唤,欢呼响应。路队中有个人旋即“反水”,折返进校门,一路狂跑,跑到干城街老祠堂边名为“曲源”的石码头处刹住脚,立即扔下书包,脱衣刷裤。将脱下的衣裤扔进角角边石凹里,上面用书包压住,八个人统统打“扁胯”(全裸),“噗通噗通”下肉饺子般窜入郴江河中。

小伙伴们在河里踩水、量尺(自由式)、仰白(仰泳)正闹得不亦乐乎,只听假妹得一声惊呼:“拐场(不好了,出事了),夏老师来了!”另七人闻此,“嗖”的一声齐齐将脑袋扭向石码头,一看,不是拐场,是很拐场!夏老师已把他们的衣裤、书包统统揽在怀里,杏眼圆睁,脸如黑土,一声怒喝:“滚上来!”八个人勾头缩脑地一个个从水里爬上来,人人都用手遮住大脚根部的“机要处”,垂头丧气地排成一排站在夏老师面前。

“哼,以为蒙得住我,是不是以为夏老师蠢啊?”刚从水里爬上来的八个人,从未经历过这等阵势,加之又要手忙脚乱地遮这蒙那,答话就很多参差不齐了,像一群蚊子,嗡嗡唧唧。“讲!一起大声讲!”夏老师不——蠢!”还是因为从未训练过的原

因,“夏老师不”这四个字喊得既不整齐,也不洪亮,到了末了的“蠢”字,各人才找到节奏,八个人放开喉咙一炮猛喊,“蠢”声震耳欲聋。夏老师一听,更火不打一处来,猛喝一声:“手放好,立正,站直!”八小人已受过“立正”的训练,受口令的条件反射,下意识地挪开了双手,立正、站直。静了三秒钟,“哈哈哈哈哈……”夏老师的脸由黑转红,陡然爆发大笑,随即笑得前俯后仰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了石墩上,眼泪都笑出来了。那些原本就幸灾乐祸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大人们也轰然大笑。小人们你看我我看你,最终明白了:八小人的八只小鸡鸡,吓得缩成了八只小螺丝壳,一字排开,战战兢兢地对准夏老师!八小人也慌忙双手蒙紧那要命处。夏老师笑够了,把衣服发给吓得、羞得面无人色的这群小顽童们,待他们穿好衣裤,又拍拍这个的头,牵牵那个的手把他们一一送到家门口。

读一年二期了,夏老师布置作业,用“像”字造句,班上四十一个同学中有三十人造的句子是:夏老师像妈妈。夏老师讲评这个造句作业时,模样很激动,还掉了眼泪。

记得是一九五七年下学期,毛伢子他们读二年一期了。一天,几个女同学在教室里嘻嘻咕咕,夏老师家出事了,她的老公在法院划了右派分子,送劳教去了。毛伢子们听到咯个消息,再一想,噢,是啊,夏老师咯个学期好像很不开心,很少笑,衣服也没有以前光鲜了,有时来上课连头发好像都冒梳。“右派分子”是坏人,夏老师是好人,在毛伢子这七八岁的小孩子心中也就只有这么个概念了。

也是这个学期,期末快放寒假了,一天上午,上语文课,同桌的小江悄悄地对毛伢子说:快放假了,放假就过年,我爸爸会从长沙买一箱花炮回来。毛伢子一听,过年啦,花炮啦,来神了,你一言他一语,“小话”变成了“大谈”。正得意间,毛伢子突然左耳火辣难忍,乃大叫:“你妈妈的×!”话一出口,觉不妙,一抬头,夏老师威然站在课桌旁,揪耳朵的手虽已松脱然愤怒已全部写到脸上去了。夏老师说:“刚才你骂了句什么?再讲一次!”

## 哪有少年不风流

## ——且说嘉禾情歌

□雷克昌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一旦相爱,就用充满优美意境的比喻来表达内心炽烈的爱情。像“桐子打球打球,哪有少年不风流?哪有哥哥不恋妹,哪有灯芯不吸油”之类的句子,于起承转合之间,将自然界的景物与人间两情相悦的美好相统一,将浓厚的向往寓于生活中亲切的场景,读它就已令人回味无穷,唱出歌来又怎不令人遐想联翩呢?

有些情歌唱出了劳动人民选择终身伴侣的标准,表现了他们纯朴、健康的爱情观和审美观,如流传于坦坪、莲荷一带的:“油菜打花黄似金,萝卜开花白如银。黄金白银我不爱,只爱妹妹情意深”;流传于田心一带的:“富人谈爱在桌上,穷人谈爱在田边。桌上酒肉一餐饱,野外山花四时鲜。”其字里行间流溢着对生活和爱情的

透彻领悟。

不受金钱的引诱,不屈服于环境的压力,崇尚平等自愿的婚姻和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嘉禾大部分情歌展示的深刻内涵。

旧社会,穷苦人往往出门做长工、打短工、远路挑脚而常别亲人,或因被抓充兵、欠税遭监禁等造成痛离妻子。于是,表现离别苦楚和思念痛切的歌也就大量产生出来了。有一首送别歌:“送郎送到五里坡,再送五里不为多。别人看到不方便,就说表妹送表哥”,恰切地表达了送别时女方那种难分难舍又怕让人知道的含蓄羞怯的感情。至于表现别后思念的歌,更是各具特色。比如:“乌云沉沉不见天,大海茫茫不见船。三天不见情妹面,好比家中断了粮”的急切;“月亮上来一面锣,一夜想郎睡不着。脑壳放在床沿上,眼泪流进麻地河”的凄

## 阿勒河风光

□谷正华

扑通跳进湖里,享受阿尔卑斯山冰川融水的洗礼,神清气爽,不亦乐乎。

双休日,女婿驾车带上我们沿着阿勒河上游的旅游公路揽胜,只见两岸天然牧场里成群结队的牛马羊的颈项挂着铜铃,悠扬悦耳动听的铃声响彻群山,此起彼伏。就像雄浑的交响曲,我们犹如置身在一个巨大的音乐殿堂,令人陶醉,十分的惬意。此情此景,正是:山水一色街市远,清流东去源可寻。风吹草低牛羊见,铜铃悠扬醉游人。

阿勒河到奥尔腾之后,是中下游的结合处。河水平缓,由西南向东北流淌。过境大约10余公里,水面最窄处奥尔腾木廊桥约60米,最宽处约100米。

奥尔腾是阿勒河流域的一个重要城市,河上的木廊桥是奥尔腾的脐带。这座始建于13世纪的木廊桥,那时是贯通由德国往巴塞尔、琉森和意大利乃至日内瓦到阿芬和苏黎世的交通要道。木廊桥上的银色三杉树是这个城市特有的纹理,它把奥尔腾分为西岸老城,东岸新城区。

奥尔腾火车站位于新城区东部,1850年建设,为奥尔腾带来工业化和二度经济繁荣,城市人口由

1850年的1500人,发展到现在约30000人。

这座古城是一个富产作家的地方,瑞士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阿列克斯·卡普恩就住在这里。2009年,他的老城故事合集《奥尔腾之王》问世,讲的就是奥尔腾一只叫“图卢茨”的公猫被誉为瑞士第一猫,把它当作穿针引线的灵魂角色,就像现实中一样见证着奥尔腾的老城春秋。“图卢茨”是老城奥尔腾的镇城之宝,被尊崇为“奥尔腾之王”。奥尔腾也因此名声大噪,享誉瑞士。更何况,奥尔腾距离苏黎世、伯尔尼、巴塞尔、卢塞恩这四大名城都只有半个小时的火车程,吸引了众多的投资创业的老板和就业人员。

2017年春,女儿女婿慕名搬迁到了奥尔腾居住,我们也曾在阿勒河边郊游,但初春的河边还是异常的清静,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山水相依为伴,河边两岸的建筑物和风光带倒映在河里,合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有一种静谧的美。

今年元旦,我和夫人第三次到瑞士探亲,原计划三月底回国,因新冠疫情肆虐,我们被滞留在瑞士。夏日里,我们见到了阿勒河奥尔腾河段里的无限风光。

夏老师站起来,拉起毛伢子的手,毛伢子仍在瞠。夏老师说:“老师不该打你,老师知错了,老师……心痛啊!”毛伢子的脖颈松动了一下,缓缓地转过身,迎着老师看了一眼。他看见,老师已泪流满面。夏老师哽咽着讲:“程悦啊,你这种情况……更要好好地读书啊,读好了书才会有出息……就是冒得出息,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能做个明白人,活得懂事理些,晓得啵,崽啊!”夏老师讲完话,伸开双手一把搂住程悦。在夏老师温暖、颤栗的怀中,毛伢子颈根软了,心热了,爆发嚎啕大哭。夏老师松开毛伢子,趴在桌上放声大哭,久久不能自制。毛伢子看着夏老师抽搐的背影,流着泪,在夏老师膝前跪下来,说:“夏老师,我听你的话,一定好好读书,做有出息的人,做懂事理的人……夏老师,你不哭了啊……”夏老师站起身,一把搂起毛伢子:“不哭,不哭,我们都不哭!”老师和学生,母亲和儿子又相拥而泣……

四十多年了,毛伢子在夏老师用泪水拌和的教诲中,走着自己平平凡凡却实实在在的人生之路。一次次用满是血泡的手顽强地撑起书握紧笔;在又一次被辞退失业的那夜昏暗的油灯下仍捧起书本让思想之舟在风平浪静的书海里漫游;在第一部作品获奖的庆宴会后平心静气地翻开心仪已久的美文……宠辱、优劣、顺逆都不能引诱他偏离“读书”的正道,也无法阻挡他在求知路上艰难跋涉的脚步。偶尔的得意忘形,突发的自暴自弃,顷刻间即会消溶于“晓得啵,崽啊”一句流泪滴血的叮咛中!

几十年过去了,毛伢子由一个弱冠少年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夏老师今年估计也有六七十岁了。在毛伢子的怀念中,夏老师的面相、体魄、神情永远青春,永远温馨——一九五八年秋季开学时,一位男老师走上三年级乙班的讲台,很平淡地说了一句:夏老师调走了,调到外地去了,由我来当班主任。从那时起,毛伢子和他的同学们再也没有见过夏老师了,他们都没有见过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的夏老师。毛伢子常常在梦中见到的夏老师依然好高、好好看,像观音菩萨,也像妈妈……

苦;“妹在河边洗衣裳,手拿芒杵心想要。芒杵打着妹的手,只怨芒杵不怨郎”的痴迷;“哥哥挑盐一百三,磨烂肩头磨烂衫。磨烂衫子妹会补,磨烂肩头妹心酸”的关切。这些,都如一道道风景铭写着葱茏的内心世界。

在旧社会,男女青年的婚姻问题,常常不能如愿以偿,不少青年因之奋起斗争,用歌声来表示誓死相爱、决不屈服的决心和与封建势力斗争到底的意志。“砍了脑袋连着颈,打断骨头连着筋。水流东海不回转,哥哥恋妹铁了心”,这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火辣辣的表白。

嘉禾民间情歌作为折射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它除了文艺所具有的认识作用、美感传递和教育价值外,重要的是为恋人们的爱情生活架设了一道真情的桥梁。

我们在阿勒河边沿着风光带郊游,异常宁静的小城被驰骋东南西北的车轮撕裂着受阻的空气刺破长天呼啸而过;络绎不绝的汽车沿着河道边的公路南来北往;阿勒河里成群结队的橡皮艇顺水推舟,河水和着漂流的人们的欢声笑语在河里激荡;河堤游道上男女老少结伴而行,到河里游泳,情侣抱泳、蛙泳、仰泳各式花样都有;胆大的男士从十几米高的行人桥和公路桥翻身跃入水里,泛起如注的水花;河水结队逆流而上不知疲倦地嬉戏,时而跃出水面,锦鳞浮光耀眼……整条河激荡起阵阵水浪和人们沸腾的声音。人们发出歇斯底里的呐喊声,排遣心中的抑郁。这场面与寂静的城市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前,人们只有在圣诞节和狂欢节才能见到这种情景。

夏日里的阿勒河风光无限,我和夫人在游道上流连忘返。我们在用脚步丈量阿勒河奥尔腾河段长度的同时,又领略到了阿勒河的万千气象,为瑞士的生态美所惊叹。诚然,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更植入了骨髓。